

沈从文 著

范桥 吴子慧 小飞 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第三集

沈从文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沈从文散文

(第三集)

范桥 吴子慧 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沈从文散文

(第三集)

范桥 吴子慧 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4.75印张 303(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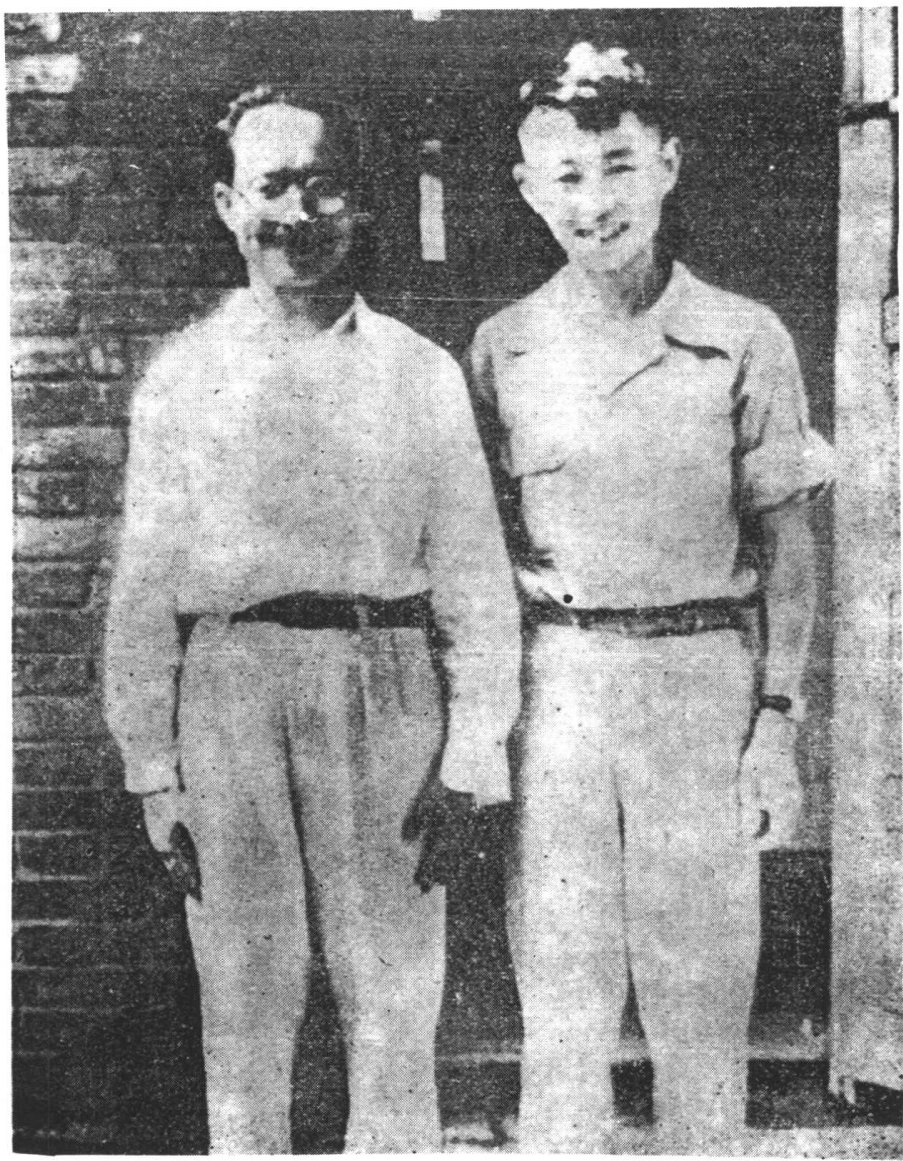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册 定价:11.00元

ISBN 7-5043-2073-0/I·220

(京)新登字 097号



作者像。 一九四七年摄于颐和园后山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沈从文与黄永立（右）
摄于北京 沙滩北京大学宿舍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名单

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
张明高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
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
谢大光

(按姓氏笔划为序)

常务编委 张品兴

目 录

卷七 续文学论

文学者的态度	(3)
打头文学	(10)
论“海派”	(13)
关于海派	(18)
新文人与新文学	(21)
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26)
谈谈上海的刊物	(28)
新诗的旧账	
——并介绍《诗刊》	(33)
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40)
滥用名词的商榷	(44)
谈朗诵诗	(51)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64)
怎样办好一份报纸	
——从昆明的报纸谈起	(71)
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76)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81)
白话文问题	(88)

文学运动的重造·····	(99)
抽象的抒情·····	(110)

卷八 创作论

甲辰闲话 一·····	(123)
甲辰闲话 二·····	(126)
窄而霉斋闲话·····	(129)
论技巧·····	(134)
给志在写作者·····	(138)
小说与社会·····	(143)
论特写·····	(151)
谈写游记·····	(158)
谈创作·····	(162)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165)
从现实学习·····	(168)
答凌宇问·····	(192)

卷九 时事杂谈

丁玲女士被捕·····	(201)
丁玲女士失踪·····	(204)

劝人读经	(207)
知识阶级与进步	(209)
禁书问题	(214)
论读经	(221)
尽责	(226)
中国人的病	(230)
谈保守	(234)
给青年朋友	(241)
一种态度	(246)
变变作风	(249)
读《论英雄崇拜》	(253)
穷与愚	(264)

卷十 讲演录

短篇小说	(273)
小说作者和读者	(288)

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七日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 ... (303)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 (311)

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 …… (320)

卷十一 序跋集

《第二个狒狒》引 …… (333)

《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 …… (335)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 …… (340)

《一个母亲》序 …… (343)

《阿黑小史》序 …… (346)

冰季同我 …… (348)

《生命的沫》题记 …… (351)

《秋之沦落》序 …… (354)

《雪》序 …… (357)

《群鸦集》附记 …… (360)

《刘宇诗选》序 …… (366)

《小说月刊》一卷三期卷头语 …… (370)

《记丁玲》跋 …… (372)

《篱下集》题记 …… (376)

《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 (378)

《月下小景》题记 …… (380)

《边城》题记	(382)
《凤子》题记	(385)
《幽僻的陈庄》题记	(387)
《八骏图》题记	(390)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391)
《长河》题记	(398)
《看虹摘星录》后记	(405)
《断虹》引言	(411)
明日的文学作家	(419)
《文学周刊》编者言	(424)
《湖南的西北角》序	(430)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435)
《龙凤艺术》题记	(441)
《从文散文选》题记	(443)
《从文自传》附记	(446)
《沈从文散文选》题记	(449)
《散文选译》序	(452)
人间重晚晴	
——《子冈作品选》序	(460)

卷 七

续文学论

文学者的态度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分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你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帐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作人，皆极其称赞他。有一天朋友××问他：

“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买油盐柴米，得记下个帐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作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

“××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还想强词夺理的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的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分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告给他：“大司

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认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分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严肃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象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还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决不会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